

陪外国作家穿弄堂

马尚龙

步高里。八个煤气灶挤在十几平方米的厨房里。我看到的是逼仄,新西兰作家梅琳达·希马尼科感受到的却是浪漫:八家人家在同一个厨房做饭,有乐趣说不定还有热情。我心里想,新西兰人口密度极低,每平方公里才18人,不足上海的二百分之一,梅琳达当然喜欢石库门的热闹。懂中文的新加坡作家赵燕芬,看到“后门”则问我,石库门为什么要走后门?当然她不可能知道“走后门”还衍生了一种社会现象。

七位外国作家很识货,在步高里不想出来了。1930年造起来的步高里,算得上是石库门的活化石了,71幢石库门群落,不仅原生态存在着,还有上海人原生态生活着。

这是上海作家协会今年“上海写作计划”的一个活动环节。我接受了一个很小的工作,陪受邀来的七位外国作家一起走走,还要做个专题讲座,有关上海。

外国作家容易看到的上海,诸如外滩豫园,很光鲜的地方,不需要我陪的。我想让他们看看既有上海的符号意义,也是上海人过俗常日子的上海。我想到了石库门。不妨陪他们穿穿上海弄堂。

我的体会是,就像巴黎有两个巴黎,柏林有两个柏林,上海有两个上海:大上海和小上海。



集王蘧常语四言联 (隶书对联) 刘一闻

国作家瞪大了眼睛。是露天放电影?不,是室内。如今作为音乐剧高地,文化广场也是名声在外的。

如果说,陕南邨、跑狗场,还有陕西南路以及其他民宅,都是在书写上海当年西部地段之高尚,那么过了永嘉路,就一脚踏进平民化的、市井气弥漫的上海。步高里到了。

弄堂口门楼上中文“步高里”和法文 Cite Bourgogne,给予了外国作家历史的印记。“步高里”是法国红酒产地“勃艮第”的音译。翻译的信达雅令人仰望。

红褐色的石库门弄堂里,有衣衫晾在竹竿上。德国作家伯恩哈德·亨特说,石库门弄堂,很像他在科隆大学读书时的学生宿舍。

有一家后门敞开着,石库门的后门通常都是不关的。我们也进去探望一番石库门的公用厨房。我向外国作家介绍石库门过日子的俗常,众目睽睽之下,每家人家绝无“私房菜”;有纷争,有亲和。于是有了新西兰作家的公用厨房浪漫之慨。

从陕西南路走进步高里,出来却是建国西路了。这就是穿弄堂的美妙。

一星期后,又到了陕西南路。在明复图书馆,我向七位外国作家做了报告,报告会也同时向中国读者开放,主题即是“两个上海”。

我曾经有过疑惑:仅仅隔了一条马路,为什么会有高档地带和平民住宅的巨大落差?我在明复图书馆找到了答案。虽然有不小的落差,但是两者间有一座“桥”相通彼此。同年代造起来的明复图书馆,不管是住陕南邨还是住步高里,都会来这里。图书馆以自己的方式,接纳了雅致与市井的汇合、串联。

一首写给母亲的诗

曲水叟

母爱,是“诗”的永恒“母题”。自从唐人孟郊的“慈母手中线”问世,对于这一母题的歌颂似乎已经登峰造极。娘亲手中牵引的这根线,细细地、长长地、柔柔地、顺顺地、韧韧地、牢牢地把怜子、念子、忧子、护子的“春晖”光彩,大写于人类情感的天空,历史的天空!

我有一位诗友,写了一首《儿时过年》诗。

为子拈针线,鸡鸣拂晓闻。量衣宽一寸,牵挂长三分。

任务加重,能承受吗?离外出闯世界更进一步,行路难,能做好准备吗?饭量大了,能不饿肚子吗?天气冷了,能记得加衣服吗?会交朋友了,能避免“早恋”吗?将来离了娘,能有人为之缝缝补补吗?“游子”奔走辛劳,能不“迟迟归”吗?……种种“牵挂”,拥挤在娘亲的心头,何止“宽一寸”“长三分”?木弟诗人深表理解和同情,情不自禁从心田深处发出了沉郁的慨叹:“牵挂长三分”!

这,其实是“爹”和“娘”的共同心声。谁说世上只有妈妈好,世上爸妈都很好!



夜光杯

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,之子于归,宜其室家。桃之夭夭,有蕡其实,之子于归,宜其家室”,桃野,一个有着《诗经》一般古诗词韵味的,从书画中倒映出的一幅田园美景的民宿,坐落于沉淀着600年历史的松阳县三都乡松庄村。北岛说:“一个人行走的范围,就是他的世界”,生活的理想是为了理想的生活,用生活的方式旅行,用旅行的方式居住。来自上海的孙迎盈,2017年在中国传统村落三都乡松庄村一口气签下了20多幢老屋,改造成了“桃野”民宿,开启了她的第二人生,建设了一个独有的精神家园。

于孙迎盈而言,桃野不仅仅是意味着一份事业,更是在陶冶自己的情操,以一种开放迎接的姿态,用乡村面向现代人的生活。桃野保留了建筑的原生态,从外观上看与村里的老屋一样朴拙自然,外立面与松庄清一色旷野的夯土房融为一体,呈点状散落在松庄村内;但民宿内经过了精心设计和现代化的改造,处处明亮自在,自带星级酒店的精

致和舒适感,内设咖啡厅、手工作坊、书吧、美术馆等公区。桃野每一栋院落都隐匿在村落各处,院落中的每一间客房都有一个诗意的名字,命名皆来源于《诗集》。“夯土房”里承载着摩登美学空间,更带着设计师独特的品位和调性,在古朴的松庄里,桃野出落着独特的精致和灵气。

桃野的茶憩空间就坐落在溪边,春日里,满树落英飘落在晶莹剔透的溪水里,客人戏谑为“桃溪”,桃溪上有座百年拱桥,松庄最经典的便是这历经沧桑,见证历史,感知人间烟火的拱桥,引得远方的人纷纷在此驻足和留影。在桃野的日子里,最有趣的便是这条桃溪:溯溪,溪下午茶,溪里煮咖啡,溪边篝火,热红酒,溪边柴火煮豆腐,溪边看电影,蹦蹦跳跳,主人、客人一起在溪里捡拾、打水仗、泼水。村民们一如既往地往溪里洗菜、洗衣服、洗草药……鸭子、鹅,还有很多明星和孩童,也

舒服地泡在溪里。一溪一桥,是灵动,是气韵,是鲜活,定格出一幅江南水乡村落风景。

有了桃野后,村里就多了一个电器维修部,老人们手机死机、锁屏打不开、调不出铃声了,都会去找孙迎盈或是管家们;同时,家中子女送来水果,摘了蔬菜,晒了菜干,也会拿到桃野去;孙迎盈会邀请村民们一起喝酒、唱歌、看电影,9月份还会组织大家一起跳广场舞。“村里大部分是老人,本身就很不平和宽容,开了民宿,来了年轻人,他们觉得热闹喜气。”孙迎盈说,“我们当他们是家中长辈,他们当我们是自己的晚辈。”

松庄盛产桃子,粉嫩嫩的颜色,水灵灵的口感,咬上一口,果实饱满、肉质细腻、脆嫩欲滴,干净透彻、清甜爽口,瞬间感受到松庄的阳光、风、雨露和泥土的清香,满满的夏日多巴胺。桃野开业的那年夏天,孙迎盈一口气帮村民卖了一万斤桃

第一次看《甄嬛传》是11年前。后来我又看了一遍。这三年来我也会不时看些片段。我一直在琢磨,甄嬛究竟是从何时不再对雍正抱有幻想的?真的是她从她误穿先后纯元故衣被禁足,父母被流放开始的吗?

绝不是。

入宫时,甄嬛是个17岁的贵族嫡女,清丽有才,长着与雍正的白月光亡妻纯元相似的脸。但论姿色比不上华妃,论家世,甄父是品级中等的文官,与朝中把持着兵权的华妃兄长年羹尧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。

雍正帝失望的是华妃的狠毒吗?其实更多的是甄嬛的越界和咄咄逼人。

这个回合,甄嬛非常失望。她真切感受到了雍正对她的质疑,对华妃的包庇,以及对眉庄的凉薄。

再看甄嬛的情与爱

真正让甄嬛爱情期待破灭的,是她明面上被华妃戕害小产后,雍正帝对华妃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处置态度。这是甄嬛人生的巨大挫折。失去孩子的身心巨痛,对华妃的刻骨仇恨,以及对纯粹爱情破灭的失望,让她消沉了很久。长街受辱和目睹冷宫恐怖后,甄嬛迎来了第一次觉醒。她放弃了与雍正之间不切实际的情感诉求,不再精神内耗,并很快用上手段和套路,轻易唤回了他的关注。

自此,两人的相处模式也发生了转变。甄嬛不再侧重提供情感互动体验,而是用才华为雍正提供实用价值,分析利弊、出谋划策,真是解语花。对于男人尤其是成熟男人来说,爱来爱去是价值不大的,卿卿我我更多的是身体所需,女人对他有用才是关系的核心价值,两者的关系与利益也因此能捆绑深远。甄嬛成长了,从恋爱脑向智性恋转化,由此也获得了更高质量的生存利益。

跳出小情小爱的迷障,甄嬛已能看清雍正对华妃家族的大部分策略。这一阶段的甄嬛是聪明识大体的,与雍正的配合也天衣无缝,因为两人利益一致。不那么爱了,才更容易拿捏。年羹尧倒台后,华妃被贬为答应,但贵妃的规制还在。且以雍正帝与华妃的旧情,打算过阵子再将她晋为贵人。但华妃是个跋扈且蠢笨到了极点的女人。最终在甄嬛、眉庄的设计下,被赐死。

甄嬛去逼死华妃的这一段,表面看是甄嬛赢了,华妃输了,但深层次看,甄嬛站在道德制高点去审判华妃、揭露真相的姿态为她接下去的败落埋下伏笔,而华妃以死领悟的道理,甄嬛很快也将体验,并因死得惨烈,华妃成了雍正永远的朱砂痣。但当时两个单纯的女人都认为,自己与雍正之间的爱情,是超过对方的。

逼死华妃后不久,甄父很快因为文字狱落马,全家流放宁古塔。且因为皇后精心设计的纯元故衣事件,清高的甄嬛看清自己只是一个替身的事实。这个阶段,甄嬛原有的心理秩序被彻底打破。情感的破灭、士大夫情结的崩溃,让甄嬛沉郁了三年。

与士大夫一样,才女心灰意冷之后唯一的选择是归隐。甄嬛归隐甘露寺,眉庄归隐碎玉轩。有才情、有内核的女子,在日常生活中虽然大方得体,气度不凡,却有一条底线:不能让这样的人理思破灭。

以前的甄嬛已经过去,之后的甄嬛还未炼成。当甄嬛理解了华妃,已经是从修罗场中走过一遭了。甘露寺三年,是甄嬛真正的修行。她逐步成为资深且睿智的女子,迎来最强逆袭。

小小桃子的身价也从3元卖到了6元。今年是帮农民卖桃子的第4年,从分享到责任,孙迎盈希望能帮到农户越多越好。今年松庄桃子季预售第一波,桃野又与众不同地走出一条“桃子界”的时尚先锋路:限时推出“一袋桃子”。

面对暑期的民宿潮,桃野应对愈发从容,住客们好评如潮,自媒体推文讲述了一个个来自桃野的故事。桃野先后获得各种荣誉,孙迎盈也被推选为丽水市人大代表。日前,桃野+的故事继续在松庄上演,在迎盈的推动下,桃野的住客变身成为松庄的民宿投资者,村中的几幢老屋陆陆续续在修缮改造成民宿,桃野的升级版公共空间也正在建设中,松庄村正在全力打造织造艺术村落,桃野和松庄,值得更好的期待。

十日谈

探秘境 品松阳

记忆中的茶,是祖母手制的菜圃茶。

责编:刘芳